

冬至插图

◎陈林

如果要给冬至配上插图,我会画四幅。

第一幅,画冬至的烟火。画一个厨房,木质的门,半开的窗,袅袅的热气从门窗里飘出来,慢慢地洇染开来,温暖着整个村庄。

冬至是人冬以来第一个隆重的节日,烟火浓重。在我老家那边,一大早,妇女们都在厨房忙碌,村里村外传来剁肉馅的当当声,灶膛里的柴火燃起来了,每一粒火星都散发出好闻的焦柴味,和猪肉的鲜香混在一起,在人的心上飘来飘去,心里暖融融的,烟火从各家的厨房四溢出来,整个村子热气腾腾。

冬天的烟火比春夏秋更得人心,隆冬时节,天色忽晚,烟火弥漫,枯枝败叶也有了一些生气,那丝丝缕缕的暖从各家各户飘出来,和着风迎面吹来,抚慰着每一个在寒冷中穿行的路人。

第二幅,画围炉夜话。画一个炭炉,炉火正旺,外面一层灼热的

蓝,中间是温暖的橙红,炉子上放一个大汤锅,一锅浓汤小火慢炖,羊肉汤最好,一家人都在炉旁等着,一边闲话家常,一边等它熟烂。热气越来越重,香气越来越浓,开锅盛汤,大快朵颐,大家盛赞羊肉的美味,吃着吃着,额头微微出汗,全身暖融融。我曾经羡慕古代文人围炉夜话的风雅,但后来发现他们的话题往往太严肃,动不动就扯到立功立德立言;于是,我只羡慕寻常人家之乐,一碗羊肉汤,不虚良夜。

第三幅,我要画寒梅凝雪。画一株绽出几个花骨朵的蜡梅枝条,从墙角斜伸出来,正对着雪夜里的一轮圆月。冬至时,蜡梅还没有完全开放,枯意肆虐的寒冬,一枝寒梅在冰天雪地里绽出鲜嫩的花苞,怎能叫人不惊艳。如果下了雪,淡金的蜡梅和洁白的初雪相遇,那将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美。雪一定是梅的知音,只有它才能衬出梅不同凡俗的气质;而梅悄悄绽放时也仿佛有

雪落下,冷冽的香气带着对雪的绵绵情意。对,再画上月亮,寒月是孤梅的绝妙背景。

第四幅,我会画冬至的汤圆。一只青花大碗,里面躺着几枚硕大雪白的荠菜汤圆,热气升腾。我们这里用一个朴实的名字称呼冬至——“大冬”,可能因为不知怎么形容这一天的特殊,就用了一个“大”字,大冬配上大汤圆,里面包满了荠菜馅,预示着圆圆满满。

小时候,别的节日母亲常蒙混过去,但冬至这一天她是一定要包汤圆的。荠菜有一种特别的鲜味,菜叶微糙,正好中和了糯米粉的绵柔寡淡,吃起来特别开胃,糯米粉一定要是当年新磨的,只有新磨的糯米才有那种特别的清香,那是一种混着阳光雨露的清新滋味,那时平常,现在却不易得,我已好久没吃过家里的新糯米,只能借这幅插画细想它的滋味。

冬至一过,新年又近了。



红薯发芽 只当花

◎张素平

周末休息,打扫卫生,发现厨房地上的红色编织袋里冒出了一片嫩绿,几个小芽正泛着笑意。那里本是红薯的地盘,平日里略显沉寂,现在却热闹非凡,因为新的生命被孕育,展现着勃勃生机。想来这几天的雨功不可没,没有土壤的供养,仅靠着空气中水分,本应等着被食用的红薯竟然起了不安分的心思,偷偷将下一代孕育。

那小芽像伶俐的精灵,绕过编织袋的重重阻碍,从细小的缝隙里钻了出来,伸展着身姿。蹲下来细看,一个、两个、三四个,足足七八个,且个个精神抖擞。想来因为母体健在,不怕营养断绝,他们都信心十足,想要一飞冲天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红薯发芽,丢弃可惜,既然已不能食用,那么就当花来养吧,正好给冬天的家增一些生机。

将废弃的花盆擦去灰尘,浇上水,湿润原本干涸的土壤。将发了芽的红薯用刀切块,带着少许本体以给他们供营养。在花盆已经松软的土里挖出一个坑,将发芽的红薯轻轻放入,露出芽,封土,一盆红薯花就栽好了。

剩下的日子里,没事就去阳台看看。那红薯长势喜人,即便已经进入冬季,生命凋零的时节,盆里的红薯却劲头十足,像不甘落后的青年,争分夺秒在余下的光阴里奋力成长,好似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

工作繁忙,我需出差几日,走之前给红薯多浇了些水,便拎包走人。

出差归家,将箱子放好,迫不及待去看我的红薯花长得如何了。刚走到阳台,一大片蓬勃的绿映入眼帘,几天时间,原本只有几个小芽的红薯竟然长了满盆,将这一片小天地映得生机满满。

看着那绿意盎然的红薯花,我心中欢喜不已。感慨生命是多么奇妙,越是微弱的生命,向上生长的力量越是充足。他们不善言语,但行动力惊人,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默默成长,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,努力生长,成就自己。

生活总在日日重复着,千篇一律的日常像墙上的时钟一样,恒轨运行。哒、哒、哒、哒,重复的声音,演绎着不同的分分秒秒。我们好似每天都过着一样的生活,但是在消耗不同的光阴。如何让这光阴更具意义、让生命更加有厚度,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向。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成长的机会,充实走过的岁月,丰盈内心、丰厚生命,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



落入凡间的云朵

◎王秋女

天刚冷一些,太阳好的日子,弄堂边上、老小区的楼底下、菜场门口的空地上,几个大妈拎两张长条板凳,再搬几块大木板,七手八脚地拼起个大台子,又抖出一大块旧床单往台子上一铺,最后在旁边插根细竹竿,挂上几个丝绵兜,一个临时工作台就算搭建成了。

这台子一搭,不用吆喝,老街坊老邻居们都知道,冬天来了,一天冷似一天,家里的丝绵被、丝绵袄、丝绵背心,都好拿出来翻了。

翻丝绵,是我们那边人过冬的前奏之一。

我们这一带,素来是纺织之乡,养蚕还是农村颇为重要的一项副业。

有打算办喜事的人家,怎么都得提前两年看几张蚕。这儿的风俗是嫁女娶媳都得备上十几床丝绵被。丝绵被,是用纯桑蚕丝做成的,十几床丝绵被,可想要多少蚕茧。而这十几床丝绵被很多母亲都会选择从养蚕、收茧、缫丝,一直到最后的拉丝成被一手落,绝不假人手!这样做,既保证了原材料的绝对纯正,更是把做母亲的一片心,细细密密地融进那一床床丝绵被里。

养蚕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,即便是如今,其实跟当年茅盾笔下的《春蚕》里的养蚕方法还是大同小异,半夜得几次起来喂桑叶,单这个苦,就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。

再是缫丝,虽然机器缫丝早已普及,但做丝绵被用的桑蚕丝,很多母亲还是坚持要手工缫丝。这种手工缫丝出来的蚕丝叫作“清水丝绵”,顾名思义,直接在清水里缫丝。

将蚕茧放入一个大锅,加满清水,滴几滴菜籽油,煮开,捞出,反复用清水冲洗以去除丝胶。再备一只大桶,里面盛满清水,就可以开工了。煮过的茧子放入清水中,剥出里面的蚕蛹,在清水里漂去杂质,再用手将小小的一只蚕茧大力抻开,一直抻到能将蚕茧套在手上。先是极薄的一层套在右手上,像只薄纱手套,一只只茧子剥开来,用力抻大,逐层套叠在右手上,最后攒成一只厚厚的白手套,再将另一只手也插进白手套里,用力抻开,就成了一个个小绵兜。攒到七八个小绵兜时,用一根竹片,弹成一个半圆形的竹弓,将小绵兜用力抻开,套在竹弓上,七八个小绵兜套上去后,就成了大绵兜,挂到阴凉通风处晾干。

就这样循环反复,不知道要重复

多少次,才能把那些茧子缫完。一双手一天到晚泡在冷水里,逐渐肿胀变形。而这小小的一只茧子抻开后,看起来轻飘得像天上的一缕云彩,实则极具韧性,层叠在一起后,像羊毛一样有一定的黏合性,更是柔韧无比,每抻一次都非常耗力气,所以这缫清水丝绵看起来轻松,实则是个体力活。

蚕茧缫好丝,大绵兜晾得干干的,一切准备就绪,挑个有大太阳的好日子,喊上几个要好的老姐妹,一起帮忙做丝绵被。这做丝绵被跟做棉被不一样,做棉被,弹棉花要专业的工具和师傅;而做丝绵被,其实就是个力气活,最好是四个人,一人一个角,用力将大绵兜拉扯成被子大小,那大绵兜扯开后,薄薄的一层,似天上的云朵,轻轻地落下来。然后再扯第二层……这样扯啊扯,一层一层地堆上去,堆得厚厚的,最后用一个薄薄的棉布套子,将那一堆云朵拢住,一床蚕丝被也就做好了。

这样的被子,晚上盖在身上,又轻又软,就像天上的云朵,一点都觉察不到分量,却暖和得不得了。

有了这些落入凡间的云朵,冬天再阴冷潮湿,也都不怕了。